

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

在“日不落帝国”，日头早就落了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在走上坡路。勾兑——世界方向。

在曼彻斯特，我们参观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车站；在利物浦，我们欣赏了世界上最大的圣公会教堂；在伦敦，我们乘坐了世界的原创地铁；曼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厂；伯明翰的瓦特公司掀起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格拉斯哥大学的亚当·斯密教授出版了《国富论》，成为市场经济的宣言。英国是现代社会的先锋国家，到处都有起跑线痕迹。

每到英国的一个城市，我都询问当地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实业，他们都能说出过去是什么，说不清现在是什么。贝尔法斯特曾经建有巨型造船厂，我们路过了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如今辉煌不再。倒不是因为他们造沉船（人们戏称泰坦尼克号是潜水艇）坏了名声，而是老牌资本主义社会显露了疲态。利物浦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原来非常繁荣，著名的披头士乐队就诞生在那里，市民有了比较多的余钱才能大把地花在娱乐场所里，培育出世界著名的流行艺术团体。港兴城兴，港衰城衰。码头工人为福利而罢工，集装箱吊在半空中就离开岗位，最后，船主与货主只好转向其他口岸，闹待遇的结果是把原来的待遇也闹没了，失业率大幅攀升，房价一落千丈，百业凋零，码头上的旋转餐厅

已经停转30年了。

原来的英国家庭，一个男人上班就过得去，而现在需要夫妻共做，一个养房，一个养家。爱尔兰绝大部分人吃财政饭，为了安抚分裂情绪，英国当局每年要拿很多钱，如今已不堪重负，当局想削减25%的公共开支，这就意味着不少公务人员要丢掉饭碗，惶恐情绪在酝酿着重新爆发。最近，英国政府的社会工作部门被建制地砍掉了，十几万人同时失业。我们遇到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多年在那儿工作，突然被赶出办公室，心理打击超过物质紧缩，五十多岁的女人，需要重新找事做，难处可想而知。在伦敦的接待人员中，马教授偶遇一位原来的同事，年岁相仿，也是女性，她赴英多年，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已经可以看到黄亮的头皮，而且眼光迷离游移，不肯正视对话者的目光。我问，你在做什么工作？她说，传播中国文化。接下来顾左右而言他，显然不希望受到关注。她与马教授站在一起，一个福态，一个窘态，怎么也看不出曾是大学同行。

我们原来非常羡慕高福利国家，现在看来，享清福的政策尾大不掉，危机四伏。高福利必然高税收，努力的人不愿意那么努力了，不努力的人更不愿意努力了，社会惰性弱化了国家竞争力。一位英国中学老师劝导学生好好读书。

学生说，你讲课拿钱，我学习也很辛苦，却不拿钱，为什么要好好学？老师说，你知识多了，本事大了，将来找份体面的工作，薪水很高。学生说，我以后不工作，吃救济。在对外汉语教材的对话练习中，有这样一问：“你父亲做什么工作？”有些外国学生回答“我父亲不工作”。原以为他们的长辈一定是富人，现在看来可能是懒人，有闲阶层需要重新定义。在英国，单亲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可以申请到政府免费的大房子，靠救济金过得悠闲自在，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很容易接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方式。英国人权是一种奇怪的文明逻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不干活的权利，但辛辛苦苦的纳税人却没有不养活他们的权利。

历届政府都讨好选民，以钞票换选票，当豪华福利被堆积到支付极限时，便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削减福利引起百姓不满与大规模社会动荡，或者国家破产，大家一起完蛋。冰岛已经破产了，下一个是谁？接待我们的曼彻斯特老华侨说，他来英国41年，经历了从好到不好的变化，许多免费的东西，现在都要付款，而且很贵，简直是抢钱。过去英国人上大学是福利，前几年开始要银子，如今一下子涨3倍，每年9千英镑。当地华裔谋划着参加抗议活动，并且很得意自己有权利表达意愿，但是民众的话语权只是美丽的泡沫，闹乱了会使英国经

济雪上加霜，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利物浦的衰落就是前车之鉴。民众有闹的自由，没有不吃亏的自由。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并不想得罪选民，但领导们也很无奈。原初制度设计的“英国病”，导致了现今的深层矛盾，优秀人才进入了极易产生泡沫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实业彻底衰落了，危机一来，便没了退路。

牛津的刘老师在公立中学教书，她最头痛的事情是组织课堂纪律，顾及到人权投诉，老师不敢管学生，一封信就可能让你丢掉饭碗。学生很自由，也很有个性，班上的一半女生是未成年的未婚妈妈。她跟我讲了三次，听说中国教育在改革，千万别改成西方这样，个性啦，自由啦，听起来都很动人，但放到学生身上会出大问题，孩子还是要管束的。

在西方，平衡物质社会的精神力量是宗教，但灵魂难胜肉体。上帝常常对付不了货币，上帝只有一个，货币到处都有，天堂是对死后的憧憬，货币马上就能换来好处。如今，有些英国教堂维持不下去了，改造成了商场，甚至变成了赌场，去赌场的人多，去教堂的人少。

在“日不落帝国”，日头天早就落了。刚倒四点，太阳就已下班。英国的衰落，可见于英美关系。回顾历史，英国是美国他爹，回到现实，英国是美国的小兄弟。差辈了。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人是一个毛坯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每当乘飞机在空中旅行，我就想，这太神奇了，人类怎么就能把埋在地下的物质元素挖出来，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这自由地飞在天上的铁鸟？

每次打开电脑，浏览着博友们的文章，查看着对我的博文评论，我就感到新奇，散落在地球各处的人们，竟然能像面对面交流似的交流，这是怎么做到的？

2001年，我刚离开一家媒体，在家无所事事，9月11日，我正喝着上午的第一道茶，一边随意调换着电视频道，想找点什么节目打发这无聊的时光。突然，我看到一架飞机朝着一栋大楼撞去……原来是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地球另一边的人们正在遭遇的厄运——又一架飞机飞来，朝着另一栋大楼撞去——火光四溅，浓烟滚滚，建筑碎片一般地喷射出来……行走在附近的人停下脚步，转过脸，和我一起目瞪口呆地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看见有人从被撞的大楼上跳下来，直直地落下来，那可是几百米的高空啊！很快，被撞的大楼积木般地坍塌下来，先是上

半截猛然塌落，接着是整座楼散落向地面……

好像就从那件事开始，地球真的一下子变小了，特别是央视开辟了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频道之后，第二次海湾战争，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我通过电视关注着那些现场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犹如坐在罗马的斗兽场四周的观众，面对着那些空前真实惨烈的视觉画面，揪心地体验着大自然的破坏能力和人类科学技术的杀人能力，一边麻木着自己对死亡的感觉……

我一直怀疑进化论，想，为何自然界的其他物种都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习性，唯独人类社会日新月异？难道其他物种都被上帝施了定身法，唯独对人网开一面？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人类的神话中，找不到人类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记忆痕迹，似乎上帝创世造人的那一刻，人就具有了今天这个面貌和习性。

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否定了上帝及其创造，把人类的起点归于某次基因的突变，从而把人类走到今天的动力和功劳从上帝手里夺回来，归于人类自己。这个学说在否定了上帝存在的同时，也剥夺了人类往日作为上

帝造物的尊严。

那之后，人的尊严体现在哪里呢？有人说，人类具有的独特尊严，不是由于人类身上具有某种多于世上其他物种的东西，而恰好是因为人类身上缺少某种其他造物的东西。

人类比其他造物缺少什么呢？观察世上万物，我们可以发现，除人之外，从石头、水、火到天使，还有那些植物动物，都在整个宇宙秩序中拥有一个上帝事先给定的位置，它们必须永远不变地占据那个位置。它们都是上帝已经完成的作品。而人，缺少的就是这种完成，或者说缺少完美或圆满。

这也许就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除人以外的世上万物永恒不变的原因。

有人指出，人类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已经被上帝安排好一切，万物各安其位，都必须循规蹈矩按照自身性质行事的宇宙中，人类却例外地保持着某种不确定的状态，或说一种开放的状态。

啊哈，原来人是一个毛坯，是上帝没有完成的作品。

正是由于这个缺憾，人获得了世上万物所没有的一种权利——自由。

上帝给人带上了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并许诺人类：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吧。就这样，上帝把自己创造的神性部分分散给人类的每一个成员，使人们都拥有了类似上帝那样的创造力。原来，自由不仅是人的天性，也是生命创造自身价值的工具。

人类的未来会怎样，人类会走到哪里去？这都是无法预知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让人类在敬畏和忧虑中，努力着，探索着，创造着，活得生机勃勃。

一个人的今天，是他过去选择的结果；一个人的明天，是他今天选择的结果。父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上，今后的路，就全靠我们自己去走了。我们的每一次思考每一个行为，都是在创造着、塑造着自己。

写到这里，想起北影崔卫平老师的一句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这句话告诉人们，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做的选择，不仅是在塑造自己，也是在塑造这个国家的明天。

还原鲁迅 张映勤专栏

鲁迅的文凭与学历



张映勤，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文学杂志主编。著有《话剧讲稿》、《世纪忏悔》、《死亡调查》、《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佛道文化通览》等。另发表有小说、散文、评论四百余万字。

1902年3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日本官费留学。到日本后他先进入的是私立的弘文书院，这是一家成立才三个月，专门为日本留学生准备考进正式学校而设立的预备学校，主要是帮助学生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类似于现在国外的语言学校，学制短的只有几个月，最长的为三年。这样的学校不是学历教育，没有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当然也就没有正式文凭可言。鲁迅在这里学了两年以后，按照当时中国官费留学生的规定，补习完日语，应该进一所高等学校正式学一门专业。于是1904年9月鲁迅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大专性质的学校，现在成为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部。鲁迅在仙台医学专上了一年多以后，在1906年3月中旬“弃医从文”，中途退学回到东京。两三个月以后，母亲来信将他召回绍兴，鲁迅身不由己扮演了新郎的角色。婚后第四天，他便离开家乡与二弟周作人重新回到日本。此后鲁迅再也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留学。

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

文中回忆：“（鲁迅）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时就只逛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做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退学以后，鲁迅除了读书，还与朋友筹办了一本文学杂志《新生》，后因资金和人员问题，杂志流产了。剩下的时间，主要是写文章、干校对、翻译作品、参加社会活动等等。总之，没有再进学校系统地深造过，所以说，留学日本的鲁迅最高的学历应该算是大专肄业。

当然，一百多年前的学制和现在不能做横向比较，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前，即使是中学生也如凤毛麟角，但是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相比，鲁迅的学历显然不算高的。

鲁迅求学的时代还处在封建帝制，人们读书的目的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读书的方式主要是私塾。我们从鲁迅的文章得知，他7岁开蒙，入家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读《鉴略》，一本简单扼要的历史蒙学读物；12岁就读于三味书

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课程自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1898年4月，18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求学，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同年9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仿照德制。除德文外，还有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但是学历应该算是三年制的中专，这是鲁迅青年时代拿到的正式文凭。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琐记》写于1926年，离他从矿路学堂毕业有24年，以鲁迅的记忆不应该记不清，之所以“已经有些记不真”了，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他可能记不得当时的文凭是江南陆师学堂发的还是矿路学堂发的，因为矿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开设于1898年10月，1902年1月鲁迅毕业时就停办了；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这张文凭在鲁迅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不是他取得的最高层次的学历，所以印象不深刻。但不管文凭在不在手头，确信鲁迅是拿过的，否则，保送到日本留学的只有五个学生，而且是官费，没有正

式的文凭是很难通过的。这个相当于中专的文凭是鲁迅得到的唯一一个正式学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年18岁的鲁迅为什么要上中专，不考大学呢？

1898年，鲁迅18岁，正是求知欲旺盛、渴望深造的年龄，但是当时晚清政府还没有痛下“废科举，兴学堂”的决心，偌大的中国除了几所开办不久的西式学堂、书院之外，几乎没有正式的、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天津的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和上海的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前身）两所所谓的近代大学的雏形。北洋大学堂内设的头等学堂第一届只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收了一百多名新生，而南洋公学相当于大学的“上院”，1901年才正式开课。也就是说，在鲁迅18岁接受更高教育的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更高更好的新式高等院校供他选择。他正处于封建科举将废除、新式教育兴起的断裂期、过渡期。在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的一百多年前，中专学历应该也算是最高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他是最早也应该是最高有学历的新式人才。